

佛學問答

士居南炳李：者答解



臺南翁德和居士問八則

問一：聞寺院鐘鼓念佛聲，生起羨慕，淚水不由自主直流，欲制止悲心，反加涕泣，是不是業障彌深呢？

答一：羨慕極則愛敬生，愛敬極則依戀生，依戀極則感激生，感激至無可如何，性天中自湧涕淚。此是初學慕道真誠之心，非業障也。

問二：後學去年才皈三寶，在研究中，今日佛教之進展，乃大陸來，草諸大德長老灌溉，如雨後春筍，否則佛教冤枉沉沒，不但無皈依機緣，且會毀謗佛教消極一寄生蟲，起不罪加罪，但不知怎樣感謝這殊勝善福因緣？

答二：發菩提心，精進不退，以求自他成就，是真感謝。

問三：據大德云：山上寺院適修行，城市寺院適度眾，後學去山上寺院，彼不該修行佛法，多是說工作耕田，領薪，幾與社會無異，佛會當局如何不糾正呢？

答三：有自幼居山，不聞佛法者，有密行者，亦不能一例觀其外也。

問四：據城市寺院適合度眾道場，後學以為城市寺院所住是了不起行者，一細察之，簡直利己一要賺錢，中佛會何不派高僧來住持，而使社會人輕視呢？

答四：城市都會，寺廟如林，安得許多高僧，一一常住，如無高僧，又不許常僧住持，則佛寺不為人佔，即鞠為茂草矣，今日社會風俗澆薄，好責人過，聽之而已。如求不被輕視，固是佛門之光，然亦未必即是高僧。

問五：佛說平等大悲，後學去過多個寺院，彼之待人，上下懸殊，對下賤人，譏調逐刺，猶如杜門謝客，幾與營業飯店旅社無異，簡直無慈悲平等觀，政府或中佛會大德，有否辦法糾正，以維將來佛教真面目？

答五：末法時期，龍蛇混雜，乃應有之現相。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自非遍地皆然，即一寺之內，人亦不能盡如是也。此屬箇人私德，非政府之律，中佛會之規，所能涉及。受之者，果欲愛護佛教，莫如以密函規勸，諒必有以改善也。

問六：後學屢思此後有寺院傳戒，擬往授比丘戒，而身已殘，未知可授否？

答六：比丘戒乃出家眾所受者，在家人尚不許聞，況受耶。

問七：居士應敬三寶，後學因被處境窘迫，反向三寶拿錢用，取書讀，煮老，圓融法師給後學助緣不少，不知要怎樣才能報答鴻恩？

答七：如第二問所答，即是報恩。問八：憐憫眾苦，不覺油然而生，而已身顧不得，且人緣稀薄，要怎樣修養才能達到憫眾救苦，以免自誤誤人。

答八：身雖殘病，眼與舌尚無恙。除自修外多讀佛典，以求開智，多勸人念佛，多講因果，以求利他，自是憫眾救苦。若徒發心而不實行，或於佛法，不求深解，而不正說，便自誤誤人矣。

新莊沈鍾五醫師問六則

問一：臺灣菩薩書局出版之二課合解第十一面華藏第一圖並說，謂四洲即四地球。地球有四個未嘗不可而依其所說地球乃浮浸之鹹海之中似與事實不符(地球四週是氣而非鹹海)應如何解釋方可通順？

答一：世界諸相，本屬幻化，非實非常。非常則成住壞空，剎那變易，非實則皆為心變，唯識無境。據此則四洲鹹海，都無所有，凡有評執，概是戲論，此真諦也。若以俗語言，古人文字簡略，再經翻譯，虛山面目，或失其真。又經後人繪圖，演成呆板之定型，益墜霧中。再由諸家註解，各執一是，令人訛疑更多矣。敵意亦是盲猜，似不妨言一洲是一地球，鹹海亦不必定指球外。蓋洲為水中之陸，有獨群之別，如臺灣者獨島也，菲律賓者群島也

；此間浮提乃為一洲，合亞美歐澳等洲，統浸入鹹海，下為風輪，即環球之氣，似古今之說，無不合也。

問二：近郵購得華嚴疏鈔一部(建康書局出版)開卷一閱頭緒茫然蓋並無華嚴經本文及其隋疏請指示華嚴經本文及其隋疏之出版處以便購閱！

答二：此却不知，試向臺北建康書局查詢何如。

問三：印光大師嘉言錄第九十七面論閱經不應究經義然佛經由印度文譯成華文之時無不深究經義且逐字推敲若閱經不應推究經義那些譯經者豈非多事？

答三：學人對經，有閱讀誦研諸法，閱為默觀，讀為對卷朗念，誦為掩卷背誦，研為詳究義理。前三法皆為求定，後一法乃專求慧，各有界分。行前之法時，若兼思維，不但定不能成，即三法亦皆不成。行後一法時，若兼其他研經，謂法不宜亂用耳。

問四：佛經甚多遍閱為難選指若干部有註解有買處之佛經名稱並指示閱讀先後之次序！

答四：為答此問題，先敬奉一語，在初機求學時，只宜照前人所修者去作，暫不可講求考據，是非彼！研究次第，不妨由簡入繁，首從「八大人覺經」起，接研「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梵網經」，此為應有常識。「淨土三經」，此屬求定之行門。「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

頌」，「三十唯識頌」，「金剛經」，「般若心經」，「永嘉禪宗及證道歌」，此性相兩學，多主於慧解。「大乘起信論」，此融會性相，可以調和偏執。經過此一階段，然後再研大套典籍，比較易入矣。以上各書，諒臺有流通佛經之店，或皆有之。

問五：醫師診病，如遇明知不可治之病時應否直告該病人如不直告而含糊其詞是否構成「妄語」？
答五：不告只是守默耳，不得謂之妄語。

問六：清代袁枚說楞嚴經大抵是六朝人偽造故「西域轉無此書」(見小倉山房尺讀與程綿莊書)如何駁正袁說？
答六：袁子才只是一文學家耳，於佛學及考據，皆是門外，說之不足輕重。然此經真偽之辯，佛門大有其人，至今諍議未息，又何必忽臟腑之疾，而專問癩疥耶。

大林黃槐庭居士問六則

問一：佛法的教義包羅萬象，其真理高於一切，我們何須以神通宣顯致使世人誤疑佛教為迷信？
答一：佛法宣揚，或演說，多係闡述義理，並未聞有宣耀神通者，惟經中有言及神通處，只得照文述說，然有者亦不能諱而不言也。

問二：俗學「唯心論」是否由佛學唯識論演變出來的？兩論有何差異？有何特徵？
答二：唯心論者，亦非一人，是否有人從唯識演變而出，此是考據

問題，必有一番深切工作，方可言其是否，我未從事於此也。論其異同，可說大體相近，惟精粗及相似徹底有別耳。如帛菜「實在論之心觀」，霍爾脫「論心」皆主心外有境，而亞里士多德亦主外境存在，此皆粗而相似也。唯識則主心外無境，此兩派之特徵。

問三：十二因緣的頭一支是「無明」是過去的果，「行」是過去的因，無始前何來的因？渺茫不解請賜示。
答三：去今來如環無端，故曰無始，然實亦無古今來，不過為便言說，以當前刹那作「今」，此刹那「今」之前後，曰「去來」耳。向前推有不盡之過去，只可曰無始，向後推有不盡之未來，只可曰無終，此無始之真理也。而居士則問無始前，無始者如上說義，是無能得其開始，何云再有開始以前耶？必細思之，方能有悟。十二因緣前二支云過去之因者，亦以當前之「識」為假定「今」位，既有假定今，則假定今前，即名過去，更不必泥求遠近，定過去也。

問四：欲修六度是否須讀完三藏十二部經典，或各宗派主要經典內有包含六度教義？
答四：求學之道，聞一分行一分，佛家重行解相應，儒家重溫故知新，是即知即行明矣。六度是大乘整箇教義，不分任何宗派，散見各經。

問五：「夢」在佛學作何解釋？夢境是否預告人的吉凶禍福或其他

答五：夢係心識或業所幻之境，故有時與吉凶相應耳。

問六：世尊普度眾生是主張一律平等的慈悲，使其自修自覺自證，何以獨修淨土一門得以臨終時受佛接引？
答六：平等普度是原則，能度之方法，所度之願力，則有各別。願自力成就者，則說斷惑之法，願他力出要者，則說接引之門，與平等之義無乖。

臺中洪環居士問五則

問一：有人問「阿彌陀佛的父親是什麼人」他說你若答復我，我即要信佛。
答一：昔法明和尚向大珠禪師曾有此問，師答：「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出陀羅尼集。」又鼓音王經云：「過去久遠劫中，有國名妙喜，王名橋尸迦，祖父清泰國王，父月上轉輪王，母殊勝妙顏王后，生三子，長曰日月明，次曰橋尸迦，三曰帝衆。」此段記載，上及祖父，旁及兄弟，尤為詳細，可轉告問難之人。但信佛自有起信因緣，如僅知此，便為信佛條件，恐非出於至誠。再希轉達前途，佛法係救眾離苦得樂之事，三寶乃無上福田，切不可當兒戲，開玩笑，自招過尤也！

問二：佛在世時，見螞蟻微笑說，七佛出世，未脫螞蟻身，現在到處都有螞蟻，皆是過去之螞蟻身直到至今，不是是？本性能減少否？
答二：未開天眼，不能先知，以理推之，此中當有七佛前而未脫者，惟不能肯定到處之螞蟻，皆是彼時螞蟻身。彼蟻縱由七佛前，展轉至今，性亦不滅。但恐染汗愈深，解脫之緣，益渺茫耳。

問三：世尊去天上龍宮說法，是神識去抑或色身去，以及一切弟子云何同去呢？
答三：世尊法力無邊，神識與色身，都可前往。諸弟子皆大阿羅漢，俱有神通，故可同去。

問四：人死之後，投胎鬼道，有父母兄弟姊妹六親眷屬，抑或孤孤單單乎？
答四：鬼有胎卵溼化四生，胎卵之類，當有眷屬。

問五：學人有一朋友，是學淨土法門，早晚虔誠課誦，及一天佛號念萬餘，近來有人招學「金剛對卷」又有友人招學研究佛法，他日練習講演，可以弘法，不知學念「金剛對卷」好抑或學佛法好。
答五：學佛為了生死，貴乎「行解相應」，又重乎「自覺覺他」，不學佛法何能解，不解何能覺他？佛法講演，均應去學。念佛是行，但不可因求解而忽行！至與金剛卷，乃是

在外赴經懺之品，在家人學他何用？

